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四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劉湄

謄錄監生臣黃洲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熈寧五年六月己酉朔中書門下言檢會外官發運轉運使提㸃刑獄提舉司經畧安撫總管鈐轄監牧司府界提㸃司知大州並已中書置簿記録合要考察逐司功過事外其常調知州又各有逐路職方考定優劣自

來考課院只是據逐路區別到等第聞奏考校職司課績殿最即開坐逐人區別到部下官吏等其採訪行實但稱採訪到逐官行實合為中等全無實狀無補於事其考課院顯見虛設欲乞廢罷從之此據會要淳化四年四月初以考幕職州縣官為審官院選舉志云方是時上厲精政事至誠惻怛之意見於命令每第課考等高者遷官進擢而為治無狀則罰必行若老不任事則至使之解印以歸監司失考亦加降黜故四方為吏者益加勸沮矣復詔中書籍記中外官司功過歲終及應除用比較進擬又命提舉司考管勾官司農寺考提舉官各從所隸逐罷考課院而釐正其事歸於統屬之司過遣使採訪則令條具所至吏初知州通判上中書縣令上司農寺注籍

以相參考提舉官司農丞闕則選令課尤異者用之闕闕俱優則遞加擢仕惟監司等入上下即取旨升黜而侍從官守郡者聽不以考法從朝廷察治焉熈寧三年七月十八日詔中書籍記內外官功過

辛亥幸集禧觀大相國寺祈雨

壬子河陽三城節度使守司空兼侍中曾公亮遷守太傅致仕特告謝故事致仕官不入謝上以公亮三朝故老特加禮仍給見任支賜入謝乃十八日詔今附此林希野史云公亮自永興召歸御史劉孝孫劾奏公亮不職公亮不得已乞致仕此當考

司封郎中謝景初追兩官都官郎中李杲卿一官勒停並坐前任成都府路監

司踰濫故也杲卿先服罪景初未服詔利州選差官就成都置勘馮京曰景初常提點刑獄在一路吏民之上今令萬里往舊治所就獄恐有辭便乞伏罪貫誼言當養人臣以廉恥宜止就鄰路近處上曰景初自無廉恥如此更困辱之亦無傷所謂刑不上大夫者既刑即不可使復為大夫賈誼所言恐非是兼景初在本路桀驁不奉朝廷法令其自為乃如此何足恤王安石曰若悉力公家奉行詔令即私行有缺尚有可矜今既犯令陵

政又所為自無恥且就獄辯對虛實於景初固無可恥若隣路勘使無罪證見之人受弊却不便也　詔增定諸路州軍公使錢及宗室正任刺史以上公使錢除去虛數令三司止具實數附禄令舊制邉任全給内藩三之一而宣名猶著全數至是始釐正之

癸丑上論河北兵不可用王安石曰忘戰必危好戰必亡當無事之時作士氣令不衰惰乃所謂不忘戰也人心排下進上若鼔旗明麗器械精善壯勇有技者在衆

上即士氣雖當無事之時亦不衰惰也上悅因言人謂今日朝廷邊事勝慶歷中此甚不然秉常豈諒祚比也安石曰誠如此然慶歷中范仲淹非有過人智畧粗知訓練持守元昊已不能侵犯上曰方仲淹為帥時元昊已困安石曰雖然當是時惟仲淹為見稱述即仲淹亦粗勝一時人仲淹為帥元昊所以不能犯者為主客勢異仲淹務自守故也上又論水洛城事言歐陽修議狀極無理趣安石曰尹洙主此議洙實不曉事妄作向背

而有時名為人所傾向如此等人最害世事上曰韓琦亦非水洛事安石曰琦尤嚴重洙王珪言狄青亦尊洙安石曰青但以洙有時名能毀譽人可因以致名譽取利禄故推尊洙非實以洙為可宗師也青所以獲譽於世又多得爵禄者洙亦有力也上以為然

甲寅王安石白上西人雖未降誓詔然邊備便可弛如已降誓詔今西人所甚惜者綏州二十里彼今已與我我所甚欲者環慶地我今既已與彼即餘處更無所争

何縁更肯與興兵前一日論西事僉以為未降誓詔則防敵不可緩安石謂彼不能犯境上曰彼羣臣但憂秉常長大追究其罪誰肯為戎首者安石曰新送李崇貴韓道喜來中國已屢許其和彼羣臣豈不自計為戎首或不免如韓李被執送以解怠難上曰又恐彼不思筭妄舉動安石曰如此即取亂侮亡何所不可我所懼者彼有謀而已無謀而妄動非所懼也

乙卯禮院言中太一冠服依東西太一而東西太一惟

五福君綦服冠通天冠大遊以下皆冠道冠案史記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之佐曰五帝又方士言十太一皆天尊神伏請並用通天冠絳紗袍從之　權陜西轉運副使趙瞻言邊事息寧宜分戍兵為三常依一分就糧於內地延州可移於鄜州及康寧軍保安軍可移於坊州環州可移於彭原縣慶州可移於邠寧渭州可移於涇州及鎮戎德順諸城寨原州可移於長武寨可以減省邊費廒二三年間餘一年之食欲乞下諸寨具逐年合

移兵之數措置以為定法詔送樞密院　詔慶州荔原堡都監內殿承制竇瓊內殿崇班朱辛各奪一官衝替管勾蕃部司公事任懷政罰銅十斤以失覺察蕃官章威等投西界故也初諸路降羌皆分屬城寨上每諭敕官吏拊循懷輯并資給廪食及是致章威等逃歸故特加譴黜四月二十三日可考先是慶州投降蕃部往往為西人誘納上欲令牒宥州理索王安石曰慶州地已約屬我我以其欲地即速與之詔捉到西人欲歸即給賜遣還今

却誘納我投蕃部須理索乃立得綱紀若不肯送還即未降誓詔彼自怠和我無所急上以為然癸亥送還威布等名字不同當考并十七日給田事參考遣入内供奉官李憲環慶路勾當公事賜蕃官軍主以下絹米有差上問治軍王安石曰御將帥以道使皆向上然後訓練募兵什五三邊百姓鼓舞以好惡利害便皆精彊陛下難遽令三邊盡如此即先試之河東河東之民受困敝最多人尤勁悍好武除其困獘而布其便利誘以所好其勢甚易但將帥不向

上則為此難

丙辰詔諸路以新法募役民不願而輙抑勒者官吏並以違制論雖去官遇赦不原

丁巳謝雨

己未中書言欲下閤門今後紫宸殿上壽親王宗室駙馬都尉欲並依故事赴坐從之以李評論列閤門儀制欲改此法故也王安石初言評所定儀制不可行上心主評議安石既力爭而上終右評安石因言評為欺害

政事評先坐擅改易樞密副使蔡挺文字上令取評戒厲評復訴于上前以為吏未嘗明言已經樞密副使更定故輙用已意改易數十字實有鹵莽之罪上謂評本心實無他但於職事不敢苟且理宜矜假遂批付樞密院免評罪於是安石指此事證評為欺上曰評自言不知安石曰奏章有樞密院使副押字豈得言不知人盡以為吏畏評不敢證評上曰就令改易何妨若有差失評有罪安石曰名分有上下如臣為參知政事衆以為

過當然曾公亮所批判臣但有不著字與公亮反覆論可否豈敢改公亮文字臣若改公亮文字即左右攻臣者必衆陛下必極以為臣不可臣職任於公亮乃是等夷如李評乃是密院吏人若為事關李評便可改抹即貼房亦可改樞密使文字如此即豈有上下陛下若為李評可倚仗不如便以李評為樞密使且評所改文字非特蔡挺文字從前所改至多評乃以為不知此其為欺甚矣陛下要推問是非不難見但恐承前密院被改

文字不能正心為恥更共蔽覆即不可知如評非忠良恐陛下誤上曰豈以評為忠良但人難求備如評肯盡力亦少安石曰既非忠良上慢下暴而隂與近習相為朋比欺陛下耳目豈可畧不檢察又言評造揭貼簿無補又不見剩員數即以為無上曰朱明之乃以造揭貼簿為非見用此差撥兵士豈可言無用以不見剩員數為無即不可知但恐是外處不申到耳正批付密院據御集乃五月十三日與改正閤門官吏放罪指揮同日今附見此它日安石又言評所修儀制

大率乖繆難以責閤門一一申明今不申明尚有罪元修儀制乖繆豈可得無罪評修儀制既乖繆乃奏閤門才失提撥便致失事漸成敝壞其姦罔一至此陛下見其點檢事便以為盡力臣竊謂誣其同類以自為功乃是姦罔小人不當謂之盡力上曰此小事已降指揮安石曰此小事然陛下三降手詔當是疑臣於此事不直有所左右臣備位大臣當為陛下分别枉直若親為陛下左右小人所欺不能自直即難以安職若陛下謂為

欺使去此位固無所復議若未許臣去位即當容臣辨正以中書所奏下閤門令中外知事枉直上乃從安石議而降是詔

壬戌權三司使司勳郎中天章閣待制薛向為右諫議大夫明堂禮成有司誤遷向官詔罰中書吏而遷向官如故罰中書吏而不奪向官此據向本傳當考詔河北都轉運司劾雄州官吏以聞舊例歲賜北界絹於白溝交大數而已時北人欲遍閱之上疑其踈惡乃遣使覆視果得穿穴者數

百匹而雄州未始以聞故有是詔

癸亥知制誥王益柔兼判禮部貢院試法分四場除第三第四場策論如舊其第一場試本經五道第二場論語孟子各三道試官每一人試卷各分一場考校考畢衆官參定高下去留仍許同差官三兩員點檢雜犯其諸路州軍舉人如五百人以上亦許差官一員點檢新紀書詔以四場試進士舊紀無此

詔權通遠軍都監王存等五人各減磨勘三年初奄東熟户久不順命招呼不至王韶遣存

等破蕩而秦鳳路經畧司以聞故賞及之初議賞王安石曰方欲創事宜加厚文彥博曰打族帳與軍賞格不同難用軍賞上曰惟賞無常輕重視功蔡挺曰比捉賊賞未為厚以此比捉賊則其勞績豈不過於捉賊乎上曰王中正言洮河以西未有朝廷明降指揮許招納蔡挺曰乘今機會破竹之勢正可厚以金帛官職招納然王韶新經摧沮不敢開閤闢畫須朝廷諭意乃令中書密院諭意王安石言將帥事事指教關防不得必得有

智畧自肯建功人乃可使為將帥上曰如何得如此人安石曰豈患無人但患知人未盡若陛下盡知人之道御制不失理則人才自出如王韶被朝廷三度疑其為盜若尚氣節自免去久矣安肯復黽勉到今功名如夢幻氣節之士豈肯摧氣節以就功名朝廷遇人如此即未有以致豪傑之士上曰既被人誣罔須與辨明安石曰被人誣罔須與辨誠是然陛下前出手詔專委察院指揮令市易司息錢別封樁舊戶料錢以省錢支陛下

以為人言市易司全無息錢言此事者必有其人陛下後來既知言此者非實即未見陛下行法若為陛下建立事功之人為衆人沮害忌疾及其為人言即推究其罪有罪陛下固不容無罪即誣罔之人未嘗詰問建功盡力者寡為邪者衆寡已不勝衆而陛下又不惡其為邪則人何為不茍比周以養交黨乃欲出死力犯衆人所忌惡為陛下立事上曰郭逵便行遣安石曰郭逵若但膚受浸潤雖百年無害今所以不免行遣乃是逵自

作尊至於不可復容故也臣以謂人主用威福所以操
制姦罔不必待其自猖獗不可復容然後行法也陛下
所以優容此輩不過欲廣耳目若其言盡實即可廣耳
目若敢為欺罔乃是自蔽塞聰明何利之有陛下必欲
開廣耳目但忠信則賞之欺罔則刑之不患蔽塞也
詔内殿承制蘇濬永不與親民差遣以濬先任戎瀘資
榮富順監同廵檢使私役戰卒故也上以主兵官例多
私役而法制不嚴不足以懲艾故重責之仍令自今私

役教閱兵犯徒以上者依此　環慶路經畧司言夏人送還荔原堡逃去熟戶威布等七十八人先是夏人未嘗以逃戶來歸至是欲請和故也其兩戶乃新招到曽體問不願歸者其十五戶蓋治平間所招不經體問者王安石言訪得王廣淵既退還西界礓石納榦堡地給田與熟戶數少故逃去馮京曰西人或有謀當是忌彼背叛故送來令我殺之安石曰西人不候理索送來乃得計上問所以措置文彥博曰兩戶新經體問自合依

法十五户除頭首外可矜貸配近裏安石曰兩户誠合依法然法皆斬謂宜貸其女弱若彊壯要走女弱何緣不隨徒行誅戮有損仁政餘十五户必廣淵措置乖方給地不足致其逃叛此事但可責廣淵恐十五户不須行法上曰若釋之今後逃叛何可復禁安石曰但顧我恩信方畧如何不在誅戮此數十口然後能使人不逃叛上曰西人將銀絲來招去亦未必是廣淵措置乖方安石曰此事難根問然付以一路若能撿御何緣致得

人走投外界但根問必見詣實上曰已令李憲體問且揩揮未得斷遣候李憲體問到商量安石曰十五户必然措置失所故叛並合責廣淵若體問見失所之狀因而撫存此蕃户給足田土只令在邊居住彼既為西人執送必無復叛之理既自謂必死蒙恩更生則必有如報秦務公食駿馬之志兼其餘蕃户見朝廷待之如此豈不感悦不然徒誅戮此輩有傷仁政於邊防大計實無所補上悦李憲後來體問如何當考

甲子詔河北軍馬畨上河東屯戍者二年一替舊制河北軍馬不出戍上慮其驕惰乃命更去於河東駐泊而減更期一歲以優之　賜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韓鐸新權提點刑獄張稚圭銀絹二百以提舉開江寧府張公凸上欒家磯馬鞍山河道故也仍降詔奬諭

乙丑權鹽鐵副使兵部郎中陳經知潤州度支郎中同知審官西院王克臣權發遣鹽鐵副使經以病求出王安石請用羅拯代之上欲且留拯為發運使曰克臣可

代經也安石曰善　詔近遣董詵相度添填河東馬遞舖兵士趙子幾蔡天申相度京西差役及案視水利並令體量逐路監司提舉司有措置不如法及弛慢不職事以聞董詵是何人何官當考　詔環慶荔原堡大順城降羌每口給地五十畝首領加倍不足以裏外官職田及逃絕田充又不足即官買地給之王安石以環慶奏章威等給田圖進呈曰雖見圖然無由知章威等所得地足與未足據所給價錢即似非良田恐未足存濟今章威等

自扳內附若令失所即恩信不孚於邊事所損不細臣以謂倍以錢買蕃户地多給與頃畝須管優足未買得地即且振以糧食令無失所況見在人只數百口不及千口就以千口計之每口除見地外歲給兩石物一歲所給才二千石倍價買地不過費數萬緡或疑無地可買安石曰若以倍價買必可買料邊人亦必有典賣地者今以倍價招之何患無地上以為然曰須明說與王廣淵彼不知朝廷意如此即不敢如此擘畫此月七日十五日十

七日知雄州張利一言遼人修城隍點閲甲兵必有奸謀宜先事為備上曰彼或為自防之計王安石曰誠如此無事而使人疑之殆也若因此更示以繕完點閲之形則彼以我為真有謀彼之心更生其計惟静以待之彼將自定也此十七日事

丙寅詔西作坊鑄京師諸門銅符契三十四令三司給左契付諸門右契付内鑰匙庫依法勘同請納其開朝門牌六面亦隨銅契發放上以京城門禁不嚴素無符

契命樞密院約舊制更造銅契中刻魚形以門名識之分左右給納以戒不虞而啟閉之法密於舊矣兩紀並書此

丁卯詔太子中允館閣校勘陳侗同判登聞鼓院罷樞密院檢詳以御史張商英言侗行能不足宮邸有妻族之親每休沐相從宴飲無度故也試國子四門助教張延年換額外翰林醫學特免試從岐王顥請也詔自今陳乞醫官院職名不許免試上以醫官免試容有倖進故申嚴舊制 王安石惡李評必欲去之既辦其上壽

新儀不可用謂閤門吏不當劾而閤門吏因言評所修新儀率不可用遇不可即擅改非一於是中書取新儀看詳其間如改元會殿前三帥起居等皆非是及三帥論其不可評乃擅令用舊儀而不奏至中書責問仍廹取吏人狀云使副已令申舉然至今不曾申舉吏又云實未嘗見使副指揮又沈衡判刑部評已令告謝及杜紘判刑部評乃止之中書詰其故輒牴云儀制在中書無所檢用方欲申稟然中書先所取儀制乃其副也安

石具以白上曰評誕謾大抵類此前改蔡挺文字猥云
吏人不言臣聞評擅改使副文字多矣陛下以為不可
即歸咎吏人不言上曰評所改皆非使副簽署者昨改
蔡挺文字則吏人狀謂評果不知安石曰吏人狀安可
為據大臣尚畏評中傷不敢與校何況吏人豈敢證評
不直上曰人中傷評者却多如御史言評與吳充結親
評與充乃不成親安石曰御史言事誠疎畧又非特此
一事然漢元帝以劉向京房疎畧遂信石顯為忠今評

欺罔狀明甚陛下但推鞫即評雖巧說亦必不能自敝

上曰第恐評有說安石曰陛下若偏聽則評必有說若推鞫即明見欺罔之狀上曰元會事已多時安石曰事固多時中書久未進呈者政為無因耳而評乃因杜紘事反誣中書久留儀制故不得不以聞評欺罔如此又安可縱上曰此誠有罪令送宣徽院取勘已而上批閤門失點檢三事尋召問評等更無他辭並各引罪縱加推鞫不過如此其狄諮張誠一止是偶失點檢罪可矜

怨皆由評故致此滋蔓若不罷去事必愈多煩費推求何日窮已可令評更不管勾閤門事餘悉放罷七月戊戌當考要録云安石曰評所定閤門儀制不可行上心主評議安石力爭上終右評評擅改樞密副使蔡挺文字安石指此證評為欺上曰豈以評為忠良但人難求備如評肯盡力亦少安石曰既非忠良敢欺陛下耳目豈可不畧檢察必破去之至是上乃令評更不得管勾閤門

已已王安石謁告上令馮宗道撫問安石因附表劄請解機務上復令宗道齎手詔封還表劄趣安石入見

大食勿巡國使辛押陁羅進助修廣州城錢糧仍乞統

察舊長司詔勿受其狀令廣州相度所乞以聞是年月勿巡國入貢大食國不與焉辛押陀羅乃勿巡使者不知何故邦稱大食勿巡會要於大食國亦載此時政記同當考
辛未詔雄州兩地供輸户凡有科率名件並依舊例不得令帶納椽箔及增他賦　詔荆湖路轉運副使孫珪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韓鐸等可並降敕奬諭初諸路廂軍沿五代舊制軍額參雜請給不一上命樞密院合併而鐸等以兩路廂軍合為一軍最先成書故也　是日王安石入見上怪安石求去安石曰疲疾不任勞劇兼

任事久積中外怨惡多又人情容有壅塞暫令臣辭位既少紓中外怨惡又上下或有壅塞陛下可以察知若察知臣不為邪異時復驅策臣所不敢辭也上曰卿從來豈畏人怨惡者人情有何壅塞卿心别有所懐何不道安石曰臣所懐具此上曰得非為李評事評自言閤門事偶失提擲便致失事今既有失檢點事固合勘安石曰臣所懐具如奏狀所陳非有他也上曰卿無乃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吕誨比卿少

正卯盧杞朕固知卿不為誨所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

朕於卿斷無疑心即不須如此安石曰臣平生操行本

不為人所疑在仁宗朝知制誥只一次上殿與大臣又

無黨及蒙陛下拔擢曽未及一兩月初未曽有施為吕

誨乃便以方盧杞就令臣所存如杞亦須有所施為其

罪狀明白乃可比杞令既未有一事便以比杞此不待

陛下聰明然後可知其妄若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讒

誣之人材或過於吕誨即臣未敢保陛下無疑也上曰

呂公著與卿交遊至相善然言韓琦必以兵討君側惡人朕亦不為公著所惑安石曰公著此言亦非特陛下聰明然後可辨明明在上豈有如此之理上曰卿知性命之理非有心於功名爵禄然君臣之義卿必不廢朕於卿未有失卿又實無病何縁便有去就安石曰臣非敢言去就但乞均勞逸而已上曰卿之所存雖朋友未必知至於衆人見朕於卿相知如此亦皆不知其所以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有所以為君臣者形而已

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義固重於朋友若朋友與卿要約勤勤如此卿亦宜為之少屈朕既與卿為君臣安得不為朕少屈安石曰臣荷陛下知遇固當以死報陛下誠以疾病又古今異宜大臣久擅事未有無釁者及其有釁然後求去則害陛下知人之明又傷臣私義此臣所以不免違忤陛下上曰周公為成王所疑故逃居東及成王不疑則歸周縱朕於卿有疑今既相見無疑卿亦可止又曰如亢瑛至微賤尚敢言卿上下何由壅

塞卿不須慮此安石固乞退上固留之比三四退上又固留約令入中書不復乞安石曰日旰不敢久勞聖體容別具奏至中書遂出復具劄子乞罷上令馮宗道齎手詔封還劄子曰卿已許朕何故又入以卿素守豈可食言也安石復具奏而閤門等處皆有旨不許收接安石文字陳瓘論曰熙寧八年安石再為宰相其年七月頒三經義考天下當是之時安石與呂惠卿同在中書已反目而不相語矣明年神考以御史中丞鄧綰故回頗辟惎而出之安石求去亦不留也觀其人讀其書不論其時可乎臣今取三經義考安石及雱解經之微意先論其時然後以日錄合之譏薄之言藏於經

義詆誣之語肆於私史追思神考所以眷待安石之意
臣能流涕而已矣雱所撰書義以謂聖人君子不可疑
而遠之也疑而遠之則違天矣又以謂人君不明可惑
以非義則於周公忠聖不能無疑又以謂成王不明為
小人所惑故疑周公又謂成王易惑疑忠聖之人而安
石所撰士師八成義以謂守正特立之士以邪誣而不
容于時此禍本之所注而大盜之所以作也蔡卞繼述
之說其本在此守此意者謂之守正不然則指為邪朋
立此說者謂之特立不然則指為流俗非我類者皆邪
朋也異我說者皆邪誣也於是用其所謂守正特立之
士廢其所謂邪朋邪誣之人從而喜曰禍本消矣大盜
息矣此卞之所謂國是也人主不得違同列不敢議惇
布在其術內而不知也臣昨在諫省嘗進中說一卷但
論蔡卞力主安石及觀日録然後知罪乃始於安石王
雱假詩書以文其姦安石托聖訓以肆其詆三經日録
誣偽相應蓋雱以易惑之語誣薄神考所以甚明其父

之忠聖而不可疑也安石自聖遂以其詐悖之身僭比周公而以含糊不分明之語上詆先烈者不可一二數聖主繼志述事事亡追遠三經包藏之說日録誣訕之言其亦忍聞之乎向使安石不著日録則私意之在三經及他書者未盡露也今三經日録前唱後應枝葉聚然非無文義而大理舛逆奸名犯教習用其說者終為身患臣於王氏之學安敢無改往自新之意也陳瓘尊堯餘言曰臣竊考日録安石書神考聖訓曰所以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以累卿朕既與卿為君臣卿宜為朕少屈嗚呼果自神考之訓乎託訓如此縱而不辨臣恐自今已後事君以形者輩笑進止皆無真實之心矣自尊大者驕狠傲上皆有難屈之氣矣此等託訓之言為臣子者安可以不辨哉

壬申上又令勾當御藥院李舜舉召安石入見安石欲

附舜舉表劄舜舉不可乃已

癸酉安石自齋表入見上不肯視復以授安石敦譬令就職曰朕自得卿文字累日惶惑卿且念朕如此安石固請弗許是日早出　屯田員外郎高旦罷將作監丞送審官東院以御史張商英言旦不治職事多遊權門故也晁補之銘旦墓　成都府利州路走馬承受潘孝和言屯駐雄威兵樂昇王慶告神勇兵楊進等謀奪縣尉甲為亂鈐轄司斷配進等沙門島及廣南乞特遷昇一資詔

鳳翔府斬進首送成都府令衆餘配沙門島昇與下班殿侍仍賜錢三百千王慶二百千舊制告變者賜袍帶遷十將上以遠方屯戍至衆賞之宜重故特命之於是上謂執政曰朝廷改成都便宜行事法吳中復屢乞復行及楊進結衆為變而中復乃止刺配之若付以便宜不過反是妄配平人為多有何所補也

甲戌權御史中丞鄧綰言知瀘州張宿庸惡貪殘乞改差文臣知州從之仍詔本路轉運司體量宿以聞 七月二十

四日改文臣

京西提舉常平司乞留先借轉運司紬絹十四萬緡為常平本錢從之墨本於此日附郭逢源書誤也今移見七月末是日王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臣去臣不敢固違聖旨然臣實病若更黽勉半年不可彊即須至再煩聖聽上曰卿許朕就職甚善如何却半年後又乞出且勿如此先是上曰卿所謂小人朕亦何嘗曬之安石曰臣私計於小人無所憚陛下遇臣如此縱有小人浸潤臣不過去位而已然所以不顧陛下近小人者但以虧損聖德無

以觀示四方而已上曰知卿不欲朕近小人者是為朕計也安石又曰陛下所以眷眷留臣者欲臣助成天下之務臣愚以謂成天下之務在陛下不在臣欲成天下之務在通天下之志若不能通天下之志即不能運動天下變移風俗則何由成天下之務上曰朕不明誠是有所不見每事須賴卿扶持安石曰陛下至明非臣所能仰望然於事機亦時有不見臣愚以謂自古聖賢之君亦賴股肱耳目所以慮無遺策陛下左右前後誠為

之人陛下憐其愚無他而容之者多矣能啟廸陛下聰明者殆無其人然則陛下不可不深考前王所以維御天下大畧自為龜鑑陛下好察細務誠由聰明有餘然恐不能不於大畧却有所遺臣願觀古興王所以運動天下變移風俗如何即見陛下今日得失事固難一一盡言臣請試言郭逵王韶事陛下以郭逵誕謾故許其辭秦州既而逵徼譖王韶陛下又不寤而從之逵知陛下可欺然後使劉希奭入奏因而遊說窺伺陛下意向

陛下又為其所惑故違敢放肆為王韶之獄令杜純奏王韶討嚕東事陛下以為何如上曰又不合如此安石曰純為勘官於嚕東事了不相關又輒如此誣罔妄奏小人敢無忌憚者陛下當求其所以然此不在他人在陛下而已陛下誠能照姦而斷以義則無人敢如此上曰只為事難得分明者安石曰事何嘗不分明但是陛下不窮究到底前後小人為欺豈是盡無形迹但以陛下含糊不窮究到底豈有不分明之理二十八日安石又辭位先

是杜純勘王韶市易司事奏韶出納官錢不明韶答勘
院置辭率抵讕驕慢有云委不曾依諸埸務出納致有
差互韶私家物却上公使歷乞根問是與不是韶發意
侵盜又韶先奏元瓘稱臣見欠瓘錢二百六十貫未歸
著若勘得是侵盜只乞以功贖過貸臣死其它多類此
故純奏韶欺狡事難究治乞依韶元奏候滿三年磨勘
又因韶不發遣王君萬對獄遂及韶討殺㡛東蕃部謂
韶生事邀功王安石見純奏大怒自為畫一問純何以

證韶於官錢不明令韶具析上曰文歷差互韶或不免初疑韶爲侵盜耳韶亦必不至侵盜九十餘貫錢安石又言韶討殺蕃部於純所勘事初無與純本樞密院屬官久知密院惡韶覬望利害輙敢誣奏其情意可見令當別遣人推鞫上以爲然時純已丁父憂去官朝廷權純大理寺丞檢詳樞密院吏房文字命未下也

乙亥樞密院言仁宗時嘗建武學既而中輟慶歷三年五月丁亥置武學八月戊午罷之乞復之詔於武成王廟置武學選文武官

知兵者為教授凡使臣未叅班并門廕草澤人許召京
朝官保任試驗人材弓馬應試武舉合格者方許入學
給常膳習諸家兵法教授官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及前
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陣隊者量給兵伍
隷習在學及三年則具藝業保明考試等第推恩未及
格者逾年再試凡試中三班使臣與三路巡檢監押寨
主白身與經畧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三年無遺闕與
親民或巡檢如至大使臣有大兩省或本路鈐轄以上

三人保舉堪將領者並與兼諸衛將軍外任回歸環衛班仍遣兵部郎中韓縝判學內藏庫副使郭固同判賜食本錢萬緡（新舊紀並書乙亥置武學通畧仍以天章閣待制孫固判武學初除韓縝縝尋使河北遂改用孫固）初密院修武舉條令不能答策者止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今三路武藝入等義勇第三等以上皆已有旨錄用陛下又欲推府界保甲法於三路即須每歲解發合試人赴闕錄用如此則錄用武力之人已多又廣開武舉一路恐入官太冗兼近方以學究但知誦書

反更愚魯不曉事廢之今又置武舉墨義一科其所習墨義又少於學究所取武藝又不難及則向時為學究者乃更應武舉若收得如此人作武官亦何補於事先王收國之勇力之士皆令屬於車右者蓋亦不使此輩委棄於民伍且以備禦侮之用也既所取在於勇力禦侮而已則令誦書答墨義復何為也上曰朕亦語密院以墨義不可用至是再進呈武舉條制乃悉從中書所定閏七月五日當并此安石因言四方有逸材之人朝廷當留意

收拾上曰止軍校中甚有部轄勝總管鈐轄者此輩止是官大爾亦何嘗有智安石曰臣在外州軍見每處軍校必有三兩人得力者今一切以階級遷轉更無分別宜如選人於軍校中薦舉有才畧者則不惟拔出可使之材亦足勸將校競修職業也上曰如此誠好止是今將帥兵官不過取有利口及能為幹私事者薦之此所以難行也上謂王安石曰早欲了西事別措置邊事安石曰西事了與未了何妨措置邊事自古人君興造功

業皆以有事之時惟有事乃可興造功業昨者西事自是陛下失在不詳慮熟計也若陛下詳慮熟計即無可悔之事仍有因事措置之功

陳瓘論曰臣伏見熙寧四年三月十七日内降德音曰朕德不明聽任失當外勤師旅内耗黎元秦晉之郊重罹困擾使人至此咎在朕躬其推惻隱之恩以昭悔過之義臣每讀此詔未嘗不流涕也韓絳邊事罪在安石神考推恩悔過未嘗責安石也安石著書欲掩前罪乃鋪陳誣偽之語於韓絳敗事之前然後於韓絳敗事之後歸過神考其所鋪陳凡有四語其一曰臣非怯而憚事以謂陛下且當柔遠而修中國之政其二曰豈宜不以生事為憂其三曰今災異衆闗中旱正是欲静邊鄙之時其四曰關中騷然豈宜更有可悔之事夫造作邊事本由安石所為何嘗畏災異而憂生事哉四語誣

僞可謂甚矣日録載韓絳之言曰王安石忠於陛下所以盡言又曰安石所言皆是陛下但聽之三四年後便見效又曰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之言可用陛下宜省察及韓絳求去安石則曰韓絳不宜如此如此則遂無一人同正論以此觀之絳與安石可謂合矣神考以昭文殿大學士起命韓絳而位之於安石之上者以與安石無嫌故也至於許其便宜節制諸路皆安石所肯然後施行及韓絳敗事安石則曰臣自接侍清光以來陛下罔未嘗許韓絳以智畧一旦陛下舉一方之事屬之則邊事自宜如此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又曰陛下失在不詳慮熟計五年六月二十七又曰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大事獨誤今日國事亦猶前日邊事也四年六月十二日夫計慮不熟以誤大事真是安石之罪歸過宗廟乃以為西事之初不敢先事極爭五年正月初九安石議事果是不爭之人否又謂慶州兵變不當歸咎於保田淤田四年五月二十保田淤田尚不可况歸咎

於宗廟乎

丙子王安石又辭位上引劉備託後於諸葛亮事曰卿所存豈愧諸葛亮朕於卿君臣之分寧有纖毫疑貳乎二十六日安石已入見

詔知雄州張利一等措置北界巡馬事令依累降約束以理約攔出界及移文詰問未宜輕出人馬以開邊隙先是利一等奏北界差兵過拒馬河巡欲候其來即遣官領兵驅逐示之以彊彼乃帖服王安石曰恐不宜如此上曰彼兵直過河距雄州城下數里

不驅逐非便安石曰雄州亦自緣添弓手過北界廵即彼兵來未為大過今戎主非有倔彊但彊吏生事正須靜以待之若爭小故恐害大計就令彼廵兵到雄州城下必未敢攻圍雄州若我都不計較而彼輙有鹵掠侵犯即曲在彼我有何所害上乃令戒利一等無得妄出兵文彥博因言李牧急入收保事上笑曰惟李牧乃可如雄州官才出城便舉家哭又安可比李牧也　詔開畿縣及輔郡民被旱災而官司以出條限不許披訴令

開封界提點司京東西轉運司體量合放稅分數以聞

廢兖州鄒縣邢州任縣鎮入仙源南和　河溢北京

夏津此據本志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五年秋七月己卯兵部郎中韓縝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初議用縝王安石請與修撰上曰縝亦無大罪今復待制如何安石曰縝虐殺一命官豈得無大罪姑俟赦乃復亦不為晚上曰秦州因循弛慢縝獨

盡力安石曰惟辟作福若陛下為其不因循特與之則惟陛下命但恐不免致人言耳上曰致人言奈何安石曰陛下既為其不因循特與之則不可因人言却改易上曰善　權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唐民提舉保甲存此要見成都路時已行保甲法

辛巳詔河北西路馬軍新額已足如有人材及等樣目願置馬投充者並特招刺候有闕撥入額

壬午招以榷貨物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

上界　詔開封府日推判官一員監勘公事以御史蔡確言府中每有訴訟官吏止畧取問而所不能決者即付司獄謂之入紗子鞭笞束縛既得以自專往往顛倒曲直使無罪誣服一有飜異復加鍛鍊益甚於前陛下仁愛元元去其疾苦欲使窮陬遐服政平訟理而近在京師咫尺觀闕民冤吏横如此安可不加整治故有是詔　確又言權京西轉運使吴幾復在部二年因循不職舉動驕恣衆所輕鄙去夏廵歷至許州陽翟縣寓止

程戡家戡之諸子皆出官惟戡寡妻與婢妾同居幾復託以連姻留飲數日沾醉失度顛倒衣冠道路傳笑是時權提點刑獄賈青至彼亦預其會乞加顯絀詔令京西北路相度差役官蔡天申體量以聞朱本云係進呈訖無行合刪去

樞密院傳上旨令中書改保甲上番法十日為一番王安石言保甲十日一番須一年八月乃當一番若令一月一番即番愈疏又昨百姓投狀或乞半月或十日一番既指揮十日一番今才上番便降指揮令一月一

番即恐百姓為人扇惑以為初令十日一番今才上番便令一月一番相次又當令長上番相次又令刺手面為兵即恐有羣聚訴免且乞十日一番當此時不從則背約失信從之則上令不行謂宜令十日一番候其習熟然後徐與商量緣將來弓手亦可罷以保甲上番代之一弓手之給可給兩人上番又四城外巡檢尚有四千人候保甲漸成就亦可以保甲代之至時乃與議增上番日數亦恐須分閑要月分閑月即令上番二十日或

一月農要之月即令只上番十日上曰只恐上番日少教閱難精熟安石曰今保甲法大閱事藝入等有等第免夫體量草及免役錢指揮上番又以事藝較取錢物𠃏年又以事藝得斛㪷賜給人自競勸私習事藝不必上番然後就學今設科取學究學究用功至多然不煩驅就官學人自競勸者設利以誘之而已臣愚以謂保甲數年非特其藝勝義勇必勝正兵緣正兵雖拘之教閱然挽彊不及等即自絕於進取其教閱但應官法而

已非有勸心也今保甲人人有勸心此所以終能勝正兵也上悅五月七日初議令保甲代巡檢兵上番其上番的時當考　先是知制誥判司農寺曾布言陛下幸使田里之人因其暇日肄習武事而推恩奬其能者賜金復役蠲其常賦又擇其藝之優者親臨閱試升之班籍以備官使故不待家喻户曉而人人自奮以技相高驩然趨赴而莫之能禦畿内盜賊為之衰息老姦宿惡更相檢察而無所容近日保户數以狀請縣願分番隷巡檢司習武技提點司以聞

朝廷及司農寺而未敢輙議臣伏思三代以還比閭族黨之法既壞後世有為之君思有以及此而未能也陛下下尺紙之令不動聲色而朞月之間其效如此因民之欲而節文之使至於成就其有助於治豈曰小補之哉王道之政未嘗不繇此始也臣願下提點司及臣章送中書詳審如可付司農具為令於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廵檢司者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廵警每五十人輪大保長二都副保正

一統領之都副保正各別給錢七千大保長三千日教閱夕比之當番者毋得輙離本所捕逐劇盜雖下番人亦聽追集給其錢斛事訖遣還毋過上番人數仍折除其上番日巡檢司量留廂軍給使餘兵悉罷應上番保丁武技及第三等已上并記于籍遇歲凶五分已上者第賑之自十五石至三石尋又詔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檢司法（尉司上番如巡檢司法本志係之十一月今不別出曽布云云據兵志係之五年按布知制誥在四年七月今因密院傳旨改法附見當考）

王安石白上高遵裕欲以團

練正刺史招摩正可惜如此摩正自以素倔彊又已是刺史縱就招納必索姑息難驅策不如厚以官職財利招轄約都克占等歸漢即摩正坐可禽取如此威申於外夷而轄約都克占輩以恩澤易駕馭驅策然此事但可以意喻韶等令相度隨機經畫上令名遵裕商量然後指揮上曰諒祚亦非常人本待用大兵脅屬西羌城武勝軍適會其死安石曰諒祚誠亦豪傑誅鄂特彭非有威斷豈能辦此又收納中國人與之出入起居親厚多致中

國物以娛其意此非庸人所及文彥博曰諒祚所狃不過中國之棄人如景詢何足道上曰與諒祚謀城武勝者景詢也秦州自來常是前兩府或兩制作帥何嘗能謀如此事文彥博又曰如鄂特彭事亦非好事失人心上下乖離然後有此事上曰鄂特彭之彊非諒祚所致也

癸未內侍押班河北同提點制置屯田使李若愚提舉奉天寺以左騏驥使廉州團練使閻士良代之若愚以疾請也御集七月十七日契勘轉官十月十四日又十七日又二十七日當考

詔自

今宗室過失犯杖以下委宗正司劾奏

甲申寶慶公主薨輟視朝公主上第二女也母曰婕妤張氏生三歲而薨追封吳國公主

戊子遣御史蔡確劾秦鳳路經畧司緣邊安撫司互訴事于秦州朱史云以前勘官杜純丁父憂故再遣確按王安石欲變純所劾故再遣確純雖不丁父憂固亦當罷去朱史似為安石諱也今不取

詔雄州歸信容城縣弓級自今無故不得鄉巡免致騷擾人戶遇探報有北界巡馬過拒馬河即委縣官相度人數部押弓手以理約欄從

經畧使孫永請也時北人涉春月劄遣廵馬越拒馬河而永奏以為北人若鄉廵弓手故增廵馬若罷鄉廵則廵馬勢自當止朝廷從之先是王安石謂鄉廵弓手實無所濟但有騷擾若都罷邉界自静上曰前約彼無過河即罷彼未肯報安石曰我約彼廵馬不來即減罷弓手彼約我減罷弓手即廵馬不來兩相持所以不决令我不須問彼來與不來但一切罷鄉廵弓手彼若引兵過拒馬河亦不須呵問彼若抄劫兩屬人户自須徑移

歸徐理會未晚料彼非病風狂豈可非理自騷擾抄掠兩屬人户若不抄掠兩屬人户又必不敢攻取雄州任其自來自去都不省問復何所爭校馮京曰如此即彼須占却兩屬人户安石曰必無此理然兩屬人户才四千餘若朝廷有大畧即棄此四千餘户亦未有損上曰要是吞服得彼即棄四千户何傷安石曰陛下富有天下若以道御之即何患吞服契丹不得若陛下處心自以為契丹不可吞服西夏又不可吞服只與彼日夕計

校邊上百十騎人馬往來三二十里地界相侵恐徒煩勞聖慮未足以安中國也自古四夷如今日可謂皆弱於四夷皆弱之時小有齟齬未嘗不為之惶擾若有一豪傑生於四夷不知何以待之上曰今契丹主雖庸然所憑藉基業大安石曰若無操畧國大適足以為之累緣大物大材不能運故也彼國大非吾所當畏已而雄州又言有兩逃軍報北界云南朝欲以九月十日發兵二十萬取燕京契丹見聚兵二十萬防托僉曰契丹倉

卒點集二十萬亦難必無此理安石曰契丹已聚兵二十萬未必然然疑我侵取其地因蒐閲點集恐或有之蓋聞朝廷經畧即不能無疑又為逃軍所誤則宜其儆備也上以為然安石又曰今河北將帥未有可以待警急即恐未能勝景德時自古論彊弱以將帥為急今河北將帥孰為勝王超傅潛輩上曰王超當時持重不出不為失計若出戰不勝即契丹更無後顧矣安石曰河北既如此若使契丹疑我有侵取之謀因儆備蒐閲訓

練兵馬既奮之後又使人諜知河北空虛稍肆陵侮即未易枝梧雖上憑聖筭期於不能為大患然亦不得不以為念馮京曰契丹孱弱安能舉事安石曰契丹主自即位以來雖未見其材畧如何然能保守成業不失人心若使其儆備蒐閱訓練要非中國之利上曰然安石曰既知彼如此非我利即於小事不宜與爭以生其疑隙如鄉廵弓手便合與罷昨見雄州奏分人户差役中國所占户多北人所占户少臣以既是兩屬户若要分

宜與平分分外占得十數百户於中國有何利徒使其有不平之心又中國每見契丹好生事爭彊之狀又如爭鄉廵弓手朝廷但見邊吏奏北界差廵馬過來生事北界亦必但見邊吏奏南朝添差鄉廵弓手生事馮京固爭以為陛罷鄉廵不便上從安石言令樞密院降指揮罷之文彦博等乃議相度約攔如前詔詔出上復令追還同中書别進呈會孫永奏至與安石議畧同安石力主之上令盡罷鄉廵弓手安石曰甚善兩地供輸人

户為弓手所擾極困敝以内地料之若差弓手在村必不自備糧食決至騷擾村民料彼巡兵更甚如此即人户困弊可知彦博等與京皆以為如此盡罷恐兩屬户為北人所占若向時放稅便為北人所收不可復取安石曰時異事殊即應之不可一揆今觀北人惟欲無事非敢倔彊也如占差役人則我占人數比契丹所占甚多然契丹乃欲依見在所占人分定如巡馬來輙言南朝若罷鄉巡弓手則巡馬更不過河既前此無之近乃

增差則生事之端在我邊吏非闗契丹敢為非理今但罷鄉巡弓手更鋪北人必不差巡馬過河假令已罷鄉巡弓手北人尚差巡馬過河我都不與計校於事體有何所傷欲令縣官部轄弓手約攔臣愚以為亦不須如此任彼巡兵過河我都不問彼必不敢寇掠人戶即彼巡兵雖來有何所利彥博等與京僉以為恐彼遂占兩屬人戶安石曰今兩屬人戶供兩界差役若彼要盡占人戶供差役令我更不得差役即方占得兩屬人戶料

彼未肯如此即全無理雖用兵與爭亦所不免若不如此即如何占得兩屬人户俟彼待我罷却鄉廵數月之後彼廵兵尚來不止即兩縣人户亦皆德我而怨彼以彼為曲以我為直然後因其使來語之以此料契丹主亦必不容邊吏如此非理生事也彦博等固以為不可不約欄上從之朝廷既罷鄉廵而北界廵馬亦不為止盜賊滋多州縣不能禁廵馬亦不為止而盜賊滋多州縣不能禁此墨本舊語葢因密院時政記也朱本遂削去今附存之庶不失事實會要邊防所載亦與墨本舊語同朱本輒削去葢為安石諱

爾孫永傳敵緣趙用事聚兵連珠等寨亘四十里永勞而遣之獨不載請罷鄉巡當考據安石日録所云則約攔等語十二日竟如安石議削去而實録朱本云從密院所請似與日録異當考閏七月九日張利一奏可參照

王韶言討蕃部蒙羅覺以其搶奪西域般擦又不肯內附故也文彥博曰追究前事恐新附蕃戶驚疑王安石曰以其不內附故討其搶奪若內附必不追究前事上曰結斡恰爾是也蔡挺曰新附不宜數有誅討必致驚疑上默然樞院退王安石白上討不附乃所以結固附我者恐王韶必知出此上以為然

己丑知河中府潘夙言前知猗氏縣大理寺丞徐濟因考訊賊李均致死勒停濟治縣廉幹偶以公坐停廢本自北界歸明今貧瘁不能自存乞賜牽復詔復濟見在官與小處監當

庚寅編刺所奏諸禁軍逃走捉獲斬在七日内者減一等刺配廣南牢城首身者杖一百從之舊法五百料錢禁軍逃者滿三日處死初改為十日上疑其寬曰祖宗立法恐有意蓋收拾天下無賴教之武藝若不重法繩

之即生亂故也王安石曰所以重法繩之懼生亂也今所懼者相結逃亡為亂而已緣二者又已有重法若不相結逃亡又非逃亡為亂而逃者雖貸其死必不能生亂況又滿十日即不免死耶且禁軍所以逃走欲免為軍也其心必不欲止逃十日而已然則雖加七日然後死軍人必不肯以此競逃走而臣愚以謂無生亂長姦之實且足以寬可矜之人文彥博曰祖宗時才逃走一日即斬仁宗放改作三日當時議者已恐壞軍法安石

曰仁宗改法以來全人命甚衆然於軍人走比舊不聞加多也上曰祖宗時用兵故須嚴立法仁宗時天下無事自當改之在真宗時已當如仁宗時立法矣安石曰誠如此國初接五代四方皆畔渙之國山澤多亡命不從招喚之人則逃亡禁軍易以投匿今逃亡亦自易為捉獲即立法不當如國初時也彥博因言軍法臣等所當總領不宜輕改恐如前代消兵或能致變安石曰蕭俛時天下兵至多民力不給不得不議消減但當時措

置失當又幽州送朱克融等乞各與一州勿令歸幽州扇衆為亂而朝廷乃令克融等漂泊京師久之不調復遣歸此克融所以復亂河北也亦何預消兵事上乃令減為滿七日故有是詔墨本無此據晁補之作杜純行狀此議乃出於杜純純先為編勑所刪定官故也

太子中允祕閣校理管勾秦鳳緣邊安撫司王韶為右正言直集賢院權秦鳳路鈐轄閤門通事舍人高遵裕為引進副使落權字進士王夏為江寧府法曹參軍韶等並以招納蕃部特推恩而夏者韶母弟

也始議推諂恩官其子而上欲慰其母心故先及其弟始欲轉諂兩官以太常博士直昭文館王安石曰諂功大恐博士未稱宜與司諫正言上從之上又言高遵裕欲得一職名安石問上不知何等職名上曰欲得御帶文彦博曰御帶須帶總管方除蔡挺曰此是要為將來總管資基兼自總管使作管軍安石曰元贇昨來亦得御帶與總管不相須若除管軍自繫朝廷拔擢不作御帶亦不妨管軍彦博曰元贇是諸司使若要除却合令

作諸司使上曰曹佾亦是橫行帶御器械密院猶遲疑不決上令與御帶遵裕除御帶未見月日據日錄於七月十六日載此當考上問王安石義勇士如何安石曰奉旨令臣弟安禮選舉相度觀臣弟必不能選舉恐合自朝廷差仍須候趙子幾京西回令與張京溫同去乃濟事上曰如何只趙子幾偏了得安石曰宜先了河東一路河東舊制每年教一月今令上番巡檢下半月或十日人情無不悅又以東兵萬人所費錢糧且取一半或三分之二依保甲養恤

其人即人理無不忻賴者若更減得舊來諸軍恩澤及
程試武藝又減武舉所推恩例併令人趨赴此即一路
豪傑無不樂從此法凡欲用衆若法不合於衆心即難
經久若衆心以此法為便即此法自然經久既行之久
人雖破壞衆必不以為允如此乃為良法又今義勇須
三丁以上今當如府界兩丁以上盡收三丁即出戍出
戍即以厚利誘之兩丁就於廵檢下上番上番如府界
法大畧不過如此但要遣人與經畧轉運使及諸路長

吏商量令知朝廷立法之意及要見本路民情所苦所欲因以寓法上曰鼓舞三路人皆成就人豈少安石曰此極天下一大事若成就即宗廟社稷安敵國無足畏者因論及宿衛盡是四方亡命姦猾非宗社長計上曰祖宗厚以財帛官職撫此輩固為此安石言五代之變皆緣此輩上曰今百年舊俗未革安石曰觀仁宗服藥時事即此輩亦似未能全然革心也馮京曰義勇雖云三丁以上今亦有已死一丁止存兩丁不曾差替者安

石曰既有兩丁不差替必有三丁不差上者近聞義州義勇兩縣户同其一縣得兩指揮一縣只一指揮即收刺有不盡處今若用府界保甲法即無收刺不盡必然更增見在人數安石又言義勇保甲為正長須選物力高彊即素為其鄉閭所服又不肯乞取侵牟人户若貧户即須乞取侵牟又或與富彊有宿怨倚法陵暴以報其宿怨也此段據日録與兵志第二卷並同但語言畧有增損耳自馮京曰以下本志不載王安禮編修三路義勇條貫在五月二十二日是月十九日差劉坦等閏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當考

辛卯詔賜故河北轉運副使王廣廉家脊二百緡録其壻姚大忠為郊社齋郎以判大名韓琦言廣廉嘗職憂悴以致殞身而身後别無子孫故也初廣廉死王安石白上曰廣廉雖有不至然亦宜力上曰此是首推行朝廷法令之人賜之宜厚故有是詔　録昭州刺史張進孫覲為下班殿侍淄州刺史王貴孫起為三班差使兵部員外郎鄭文寶孫瑱為郊社齋郎編排録用所言進等嘗有功於國也　詔在京商税院雜賣塲雜賣務並

隸提舉市易務　東頭供奉官趙忠政言界河以南至滄州城雖有塘泊二百餘里其水或有或無夏秋可徒涉遇冬水凍即無異平地今齊棣間數百里榆柳桑棗四望緜亘人馬實難馳驟若自滄州東接海西徹西山倣齊棣植榆柳桑棗俟數年間可以限戎馬然後召人耕佃塘濼益出租可助邊儲詔外都水監丞程昉察視利害以聞　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吳審禮言巡檢司兵皆歲久敝壞不可用今保丁更番教習武藝已

下弓弩院給一石至一石二斗弓各五百箭二萬從之

審院刑部大理寺言乞詳議詳斷法官直檢法官如

新法試中人任滿酬奬乞依舊法人例推恩自選人改

官充職不成資丁憂服闋與近地合入遠與次遠願再

任通六年斷官通五年與家便通判已轉京朝官後不

因負犯者替罷並當親民一任内議官五年當兩任仍

毋得連併三任從之　王安石白上陛下每有所建立

未嘗不致紛紛所以然者陛下不深察人情故也人情

有嚮有不嚮陛下有所不察故人嚮者至少而事多爽悔如經制洮河事但差去將帥輙與王韶為異豈盡與韶爭氣亦其利害必致於此臣請以事明之如向寳在秦州取錢騷擾蕃部陛下亦曾宣諭臣所以敢言然向寳為前後帥臣所稱以至朝廷人共稱之者以能背戾朝廷所為故也陛下以衆人所稱之故亦屢稱向寳如王君萬叶同王韶所為即必為帥臣所案朝廷人所毁向寳罪狀明白陛下必無今日寵待亦必不免斥廢

如王君萬但於將官地種菜罪至輕然以叶同王韶為朝廷斡事便被廢縱後以特恩免罪然其危懼已多如此則人孰肯趨赴陛下所為而不附下臣料太祖時人臣必不敢如此太祖必不容其如此乃所以濟大業也今陛下於不嚮之人每務含容天下之人豈以為陛下含容但以為陛下不能照察為姦人所侮耳老子曰其下畏之侮之為天下王至為人所侮何以濟大業成天下之務今不嚮之人豈盡不曉事好為異見直緣敢侮

而已上笑

甲午河東經畧司言契丹大點集云防托漢界至召女真渤海首領自來點集未嘗如此上曰如何王安石曰此事惟須靜以待之内自修補次及於邉王珪馮京皆謂必無慮安石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吾今未有以待彼亦不可忽也上曰卿昨言但使彼知戒懼即非所宜良是也

乙未詔左騏驥使果州團練使致仕折繼世卒於條

致仕諸司使亡歿雖不該恩贈然繼世以蕃官捍邊有勞宜與特支四年三月甲辰可考司馬光日記熙寧四年十月十三日吴積曰威明沙克弟亡在折繼世所繼世以种諤夜引兵抵其居土窟中使其弟叩門呼曰官軍大集汝速降不則滅族沙克使内其手捫之少一指信之遂率數千户二萬餘口降已而見官軍少大悔之沙克今為供備使髙州刺史又繼世以綏州功除騏驥使果州團練使賞賜無算去歲病風賜以御藥使醫守視繼世妖人馬志誠欲奉之發兵據青澗城指揮使拓拔忠諫捕之因下獄案驗久不決子華至延州斬志誠等二十餘人以繼世有功不問趙髙奏以團練致仕遷之華州悉散其部落於諸族沙克之衆稍稍亡去今在者才百餘口

丙申詔前任及致仕宰相使相樞密使並給白直二十

人前任及致仕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簽書樞密院事十五人致仕節度使宣徽使準此致仕諸部尚書留後觀察使十人樞密直學士以上七人待制以上防禦團練刺史四人前此致仕白直未有定制樞密院以為言故有是詔　詔殿中丞劉理著作佐郎李𤍠大理寺丞潘監奉禮郎汲光前縉雲尉郭逢原東明縣尉張元方分行滑鄭許曹陳亳等州與當職官排定保甲其條約並依開封府界例施行如官吏不職委司農寺及本路

監司按劾逢原開封府也黄裳誌逢原墓云子儀之後文變宗閏七月十四十五十八日可考又詔司農寺增置丞主簿四員仍自今輪出入案察遂州保甲先是王安石白上曰臣前欲以近畿郡爲畿輔因推行保甲者利在使趙子幾等按察官吏差易耳若付之諸路即恐諸路推行滅裂無以使四方觀法上曰不如令屬兵部置屬官令出入點檢又曰馮京欲且遅留俟役事了如何安石曰此事既不擾人又聖人愛日亦須及時修營庶早見成效上曰曹州人喜爲盜

若習兵得無不便乎安石曰前時以匿賊為利今若用府界條約即人以捕賊為利為其喜為盜乃所以當用保法也既而安石又言令兵部管保甲恐百姓心疑將刺以為兵不如令司農領之仍便差官編近畿數州保甲且增置丞主簿令更迭出入案察保甲即農田水利常平差役皆可使案察也上皆從之陳瓘尊堯集聖訓門論曰神考欲置尚書省安石以為不須安石欲建四輔神考以為不可三十餘年先訓未遠乃者都省之毀誰不流涕四輔之成誰不寒心此豈一京之罪乎都省之毀無敢救之者四輔之成無敢止之者亦豈特畏京而已哉安石之所

欲為則雖甚害而必行其罔上之言則託於繼述其私營之心則獨尊王氏卞等之所謂國是者何事不然以此二事觀之可以見其初心矣今可以不早辨乎孔子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今尚書省之毀既已久矣四輔之成既已往矣而臣猶論之非為追說已成之事而追咎既往之人也實欲陛下察卞等國是之計而為我宋方來之慮者非特此二事而已也故臣著此于首篇以見臣尊堯之意尊堯餘言曰陛下欲知卞等顯戾先訓之二事乎神考欲建都省而安石以為不須安石欲罷四輔而神考以為不可然而四輔之所以必成者因日錄而成也都省之所以必毀者因日錄而毀也臣於封事別奏論此二事以干天聽伏望萬幾之暇特賜聖覽

又論毀折都省曰嘗謂卞等初意專以熙寧宰相為聖而不以元豐獨斷為是故其所欲繼述者熙寧而已嗚呼毀折都省亦一事也臣竊考日錄神考欲復尚書省制度安石對曰亦不須如此蔡京之敢毀都省上下皆

名其罪矣然其事起於日録其謀發於蔡卞則陛下尚
未知也臣故曰顯戾先訓者由蔡卞等又論建置四輔
曰臣嘗謂卞等初意專以熙寧宰相為聖而不以元豐
獨斷為是故其所欲繼述者熙寧而已嗚呼建置四輔
亦一事也臣竊考日録安石欲以近畿郡為畿輔因推
行保甲神考曰不如只令屬兵部先訓如此可不紹乎
蔡京違戾先訓必建四輔上下皆知其罪然其事起於
日録其謀發於蔡卞則陛下尚未知也臣故曰顯戾先
訓者由蔡卞等

樞密院奏代州牒北界言邊吏侵暴事又北
界牒言雄州修館驛作箭窻女墻敵樓生事王安石曰
此誠生事上言非敵樓箭窻安石曰縱非敵樓箭窻不
知館驛刱立四角砌臺又作女墻及墻窻何用若依自

來修蓋有何所關上令依前降指揮折毀文彦博曰前來誠不合修今來若折毀便須占地安石曰事但循常彼猶生事若彼别有規圖即與小小争校尤無所補若但以細故互相猜疑即我每事循常彼無猜疑之理今邊隙數起正為我與彼所見畧同故也我以為若少寛假彼將别生事陵我故每事稍異於尋常即須争校彼亦以為若少寛假我我將别生事陵彼故每事稍異於尋常即須争校故我蓋館驛稍異於常即疑我改作鎮

添築寨而爭之不已彼若見得事情從我館驛內作敵樓箭窻有何所妨我若見得事情於彼事亦不須每與爭校上曰雄州生事亦不可縱須行遣安石以為誠如此然上亦不深罷張利一安石以為文彦博吳充陰主利一為之游說蔽蓋也

戊戌東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李評知保州仍領滎州刺史用罷都承旨恩例也先是評坐同天節不令殿前馬步軍司赴垂拱殿起居及判刑部杜紘不告謝兼失

中舉爲中書勅奏罷管勾閤門送宣徽院取勘及案具罸銅六斤評遂乞免閤門供職上不許王安石曰此乃評避中書點檢承前詔意恐中書推求其罪縁臣董正百官見左右近習有罪豈得不案陛下方尊寵倚信李評臣當避位上曰朕未嘗尊寵倚信評也但閤門樞密籍評點檢簿書而已安石曰臣備位大臣案治小臣誕謾罪狀明白小臣任事如故臣反受詰責誠難以安職惟罷臣則評自可不免閤門勾當上曰詰責

那有是安石曰陛下前詔云煩費推求何日窮已臣豈不上體聖意如臣議上壽事但據理評議亦屢蒙陛下督過上曰上壽事或恐理有未盡處安石曰此極細事然陛下乃不及待且令中書改正以臣所奏實不見評有理評敢為誣罔蔽欺不但此此豈可復在人主左右臣聞樞密院評作姦宄尤多顧臣不詳知本末不敢論奏中外之人其孰以陛下親信李評為可者上曰評固非忠良又無遠識今當與換何等差遣安石曰陛

下雖知評非忠良無遠識臣雖知陛下聖質高明然四方之人豈復知此但見陛下親厚評如此罪狀明白猶待之不衰則天下姦邪安肯革而退聽王珪請與冀州上曰評父老與宮觀何如既而曰如此則又不離閤門珪曰罷都承旨例亦合遷官上良久曰評以罪去官豈當復遷乃令與保州珪曰評若思過更年歲閒却收用可也安石曰變詐小人若復親近但有虧損聖德若陛下果能覺悟又安可復親近然此事須陛下孰慮若以

臣故彊勉斥逐則臣更有放横之嫌矣因言程昉及李若愚事曰臣前論李若愚姦罔陛下待之彌親後論李評欺誣陛下遇之彌厚不知陛下用臣以何為職業臣蒙陛下信聽當以臣素行無他然願陛下每事考察臣若有一違負陛下則罪宜大於餘人以臣最獲親近故也程昉事見四年十月十六日初程昉以塞河工加帶御器械用故例入侍評不欲昉親近因立法都知押班帶御器械差遣在京者乃聽供職他則否時押班惟李若愚帶御器械

惟昉昉疑評抑己遂訟評故安石以為言若愚先治塘泊有勞不自言及王臨奏塘泊圖上乃知之深嘉若愚不伐安石謂若愚大猾故為此以中聖意緣大臣與若愚交私若愚雖不自言必有為若愚言者陛下安可因此一事遽信之若愚前體量秦州事盛稱李師中誣罔王韶今陛下豈不察此也上又問都承旨鮮職恩例及進呈有除大將軍刺史者上曰刺史太優詔評領榮州刺史又曰評在閤門密院多與人爭觸怨怒何所利安

石曰或以守道違衆觸怨怒或以招權竊威福托公直以自結人主觸怨怒其觸怨怒同其情則異如裴延齡欺罔德宗獨信之者以其能變詐故也陛下憐評恐近類此上又言張琥論李評不合上殿此殊無理安石曰陛下耳目之官識見皆不足賴但采聽浮言不皆中理此臣所以尤願陛下詳擇熟慮是非枉直也若陛下耳目之官能為陛下別白忠邪即當為陛下論先王之道奉行中書故事而已何至紛紛與小人校辨林希野史云李評久

侍上左右雖以戚里進然頗知書習典故多智數鮮有
及者為閤門使又令樞密都承旨不用次補直以外官
進自評始其幸於上中外無可比者與同列奏事必留
身間雖不奏事上必獨與語踰刻上色未嘗不懽也評
所聞外事大小悉以聞然而遭評讒毀者不少矣閤門
密院吏苦評苛察雖執政亦不敢少斥其非往往陰贊
其美結以自固諫官御史未嘗有一言及評上朝夕欲
除簽書樞密雖他人莫不度其將然自府界置保甲坊
擾民情不樂畿內人得以私習武備評亦極論其不可
他日上語安石保甲事李評甚危言之安石始怒評敢
輒議已日摭其過然評之怙寵未易動也熙寧五年以
來評愈不平安石擅權專國上不得有所為屢攻其短
上久時以其語對執政道之安石益怒會閤門供排軍
員等坐位安石請劾評等評愬於上以為此小事非閤
門罪安石欲沮辱臣爾陛下每有所黜即安石多方黨
蔽黜者反進摧安石有所怒陛下雖明知其無過安石

必欲加罪如臣是也上為之動但命勾閤門胥吏併評等不問安石固請之於是御史紛然交攻評矣上猶未聽安石乃不入朝乞觧政事章凡數上上遣中人宣押入中書即時勾評安石乃留月餘勾狀已上猶命特放安石勃然曰陛下始許臣以逐評臣乃留令放評罪何也臣願復去上不得已黜評知保州評父端願為評乞在京閑漫差遣又乞侍養不許上亦惜其遠去改知潁州評既斥又除曾孝寬為都承旨不用武臣自此密院官屬亦安石黨人矣嗚呼其慮遠哉希所云評悞排軍員等坐位必誤事具六月壬辰

己亥知大宗正事宗旦等言宗室所投文字或違例數條退即生誣怨或情有可憐而例無其事或事涉違冒而理或可容乞自今有疑難事許上殿敷奏或許同

見執政禀議從之　館閣校勘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充史館檢討　詔獲投匿名文字扇惑保甲者給賞錢五百千以司農寺言近有人於封邱縣北門以匿名牓扇揺保丁使不得安已檄諸縣密行禽捕給賞更乞朝廷嚴約束故有是詔已而上批近差編排鄭滑等州保甲事觀今日匿名事府界人户尚有驚疑若更推之鄭滑恐人情未能安貼成就更緩可且再差人體測府界人情然後徐議此事王安石白上府界保甲昨日人人

取狀顧上畨然後降指揮即人情無復驚疑上曰恐止取得保正保長狀爾安石曰聞知陳留縣章楶云陳留縣止有兩户不肯供狀然亦未嘗彊之觀此則非但取正長狀若但取正長狀或復有人户成羣自訴則官吏何以免責薫臣每出郊祠召鄉廵者壯體問臣家亦有外縣公人每每問其縣人情狀何當有驚疑所以有貼匿名文字者必是自來居藏盜賊之人不便新法爾陛下但觀長社一縣捕得府界為保甲迫逐出外行刼之

人至二三十人此等人既不容於京畿又見捕於輔郡其計無聊即專務扇揺他人而已今陛下聰明睿知曠世特出然一為姦人熒惑輒為之動今以十數萬愚民而欲扇惑之者非特一人而已如何欲其一皆安帖昨日聞已捕獲扇惑糾集人頭首根勘然至京者亦止有二十餘人而已以十七縣十數萬家而被扇惑驚疑者才二十許人不可謂多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大勢驅率衆人而能令上下如一者今連十數萬人為保甲又使

之上番乃人人取狀名其情願此乃以陛下每事過謹故須如此陛下誠思前代叛府兵乃為討高麗黨項豈是所願但以勢驅之人不得已久之自聽服習以為常爾天下之事皆成於勢故老子曰物形之勢成之上曰討高麗是隋煬帝此所以致叛安石曰討高昌乃唐太宗事彼府兵亦豈所得已如今日令保甲廵檢下捕賊若任其自來則誰肯向前用命若以法驅之則又非人情願若止欲任情願即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

且湯武革命名為應天順人然湯衆皆以謂湯不卹我衆而湯告以必往誓之以孥戮湯所以為順人者亦不須待人人情願然後使之也今鄭滑事欲但令差去官先曉諭人情俟其通知然後編排爾上以為然安石又白上府界勾當保甲官即未見不忠信可疑者上曰昨聞人户斬指事惟曾孝寛言有之趙子幾乃不言何也安石曰斬指事乃蔡駰所説又子幾委蔡駰根問乃是因砍木誤斬指有數人參證甚明子幾令蔡駰就鄉村

排保甲騆乃集人至縣郭外留滯三日其所以然蓋有所希向騆任襄邑尉十月有強盜二十四火竊盜一十火不獲子幾每欲案治但以其扇搖保甲人户故自嫌不行遣曾公亮為永興乃辟令掌機宜令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人情安帖如此則措置可謂盡矣兵志第二卷載此並與朱本同但先後或失次當從朱本自若但取正長狀至不為多新本皆削去今復存之正月丁未軍士深詆朝廷注林希云云又閏月癸酉安石云云當并考

詔文思副使折克雋內殿承制高

永亨閤門祗候曲珍各減磨勘三年右侍禁拓拔忠減磨勘四年庄宅使李顒内園使燕達各賜銀絹五十餘推恩有差以與夏人首領商議自綏德城界二十里立封堠修置把截堡寨畢也　詔差鎮戎軍定川寨弓箭手廵檢趙普三川寨張進德順軍中安堡馬倫通邊寨魏奇各領去年經畧司指揮團給防秋第一等弓箭手共三千五百人有奇馬二千六百疋有奇常排次準備策應秦鳳路通遠軍仍差景思立狄喜都部押并帶領

第六將策應秦鳳路人馬候見本路安撫司關報前去

初王韶奏乞增防托人馬上令韶詳具以聞並從之

辛丑詔瀘州利州並選文臣知州任滿無過與堂除仍減磨勘二年先是利州兼益州路兵馬都監故用武吏自是別置都監而以文臣為守此據鮮于侁傳六月二十四日鄧綰云云

閤門言龍神衛四廂都指揮昭州防禦使張玉涇原路副都總管暫赴闕奏事檢會儀制應外任客省客省使至閤門祗候入內都知押班并帶御器械赴闕奏事起居訖即退更不供職詔玉赴起居不

供職令後准例

壬寅比部員外郎祕閣校理曾孝寛為起居舍人史館修撰兼樞密都承旨舊用武臣以文臣兼領自孝寛始也孝寛言所領樞密都承旨比年未嘗除人乞遇大宴依三司副使例侍立國忌奉慰退並赴行香或無都承旨班即依修撰班序位從之序位實録在八月十九日今附見孝寛除都承旨時

祕書丞呂大忠著作郎張大中大理評事趙君錫並權檢詳樞密院文字大忠兵房大中

兩紀皆書初以文臣為樞密都承旨

禮房君錫吏房

癸卯贈太后凡左侍禁高士遜為保大軍節度使詔步軍司床子弩雄武五指揮九百六十九人撥兵為兩指揮每指揮並以五百人為額仍契勘在京見今諸軍已未撥併數目以聞此據御集詔立修東西二府碑

乙巳翰林學士韓維為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襄州從維所乞也

丙午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勾秦鳳路緣邊安撫司王韶

為集賢殿修撰先是上謂王安石曰高遵裕非首謀近
又退縮避事官賞乃已過韶安石曰遵裕誠非首謀能
與韶不為異而已亦未至退縮避事然韶功誠大賞薄
上令再議韶賞王珪請與直龍圖閣文彦博曰如此則
邊上便呼龍圖珪曰趙卨尚作龍圖上曰龍圖與直集
賢院何所校欲與修撰且曰沈起亦作修撰彦博曰邊
人不知職名高下但見呼龍圖即以為尊如唐時藩鎮
言軍中只知尚書轉僕射上曰修撰要是勝直龍圖閣

安石欲與史館而故事史館不帶出乃除集賢殿修撰仍差入内供奉官秦鳳路縁邊安撫司勾當公事李憲就賫詰敕往賜時朝廷命修瑪勒寨遵裕乞緩興工故上以為退縮避事也　詔王韶修瑪勒寨宜更遣探候即今西界側近如點集衆多未可興功即不須於未進誓表前畢功計西人亦豈能持久第一面計置修城材物俟其退散併手修完如點集不多即依所奏施行仍仰秦鳳路經畧司計會韶興功日差將官一員領人馬

防托近塞定涇原路將官弓箭手等亦令韶相度勾抽先是韶奏乞候修乞神平通過堡畢功即勒廂軍採木併修瑪勒故有是詔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判秘閣宋敏求兼知審官東院上初欲用鄧綰曰司農無用綰也王安石曰司農有廨宇又綰無曠事忽罷之不便仍用敏求　兵部侍郎致仕葛宮卒

是月併吏部南曹入流內銓從判銓許將等請也馮京言本設南曹為關防銓司闕誤王安石曰唐以來銓曹

法制與今日選法都不同乃雜用唐制不全刪去故選人留礙百端吏人枉費紙筆近已刪去舊條極簡便銓司自易點檢誠無用南曹虛作留碍煩擾如考功考較事已除即考功自無復可存之理如格式司但批選人料錢等今既增俸即格式自無復可存之理上曰或謂舊料須以户口多少差注今添料錢為一等亦未便安石曰所用户口乃省帳户口非今實數兼户口多處未必煩劇户口少處未必安逸若僻靜處户口雖多自少

事而逸要閙處戶口雖少自多事而勞又有帶前任料錢者即俸厚薄自不計戶口多少上曰所省吏俸應不多安石曰若實合存即計惜吏俸不得今實宜廢併所省吏俸歲六千餘緡亦不為少且省出官人於是上從安石議廢南曹歸銓要廢南曹歸銓乃五年閏七月事而實錄無之今附見七月末神宗職官志從判銓許將等請廢南曹亦繫之五年初議併省考功文字上問考辭何用安石曰唐以來州縣申牒中書及諸司奏事判事皆有詞國初猶然上曰此誠無謂安石曰天下無

道辭有枝葉從事虛華乃至此此誠衰世之俗也上以為然此據日錄五年七月五日事今附廢南曹歸銓後李復圭紀聞云熙寧中併南省二十四司判都省者兼户度金倉工屯虞水八曹其他皆首曹兼領吏部兼南曹格式是僕射尚書兼領郎中員外之事文昌之制掃地盡矣今附此當考

前處州縉雲縣尉編修三司敕并諸司庫務歲計及條例删定官郭逢原上疏曰臣竊觀自周文武以還盛德有為之主固無如陛下而懷道之士由孔孟而後如王安石者亦未之有然臣尚有疑者殆恐顧遇師臣之禮未有隆焉古者天子尊師之禮有隆而

無替君臣之分有時而不行臣嘗聞陛下固以師臣待安石矣而使之自五鼓趨朝僕僕然北面而亟拜奔走庭陛侍立左右躬奏章牘一切與冗僚胥史無别古者待師臣之禮未聞有是陛下與治補弊跨越百王而遇師臣之禮未極優異尚守君臣之常分此臣之所未喻也臣願陛下考前聖尊德樂道之義不習近迹特設殊禮事無纖悉必咨而後行則湯暨伊尹咸有一德豈獨擅其美於前世哉又上疏曰臣聞能自得師者王古聖

人未嘗無師孟子稱堯所以待舜之禮可謂至矣以齒則堯長以爵則舜賤以德則舜固無以加於堯尚尊禮之如此今陛下卓然獨奮於百王之後四方拭目以觀堯舜之治而區區之末禮於安石尚如有惜不明示於天下此臣之所未喻也夫宰相代天理物無所不統未聞特設事局補除官吏而宰相不預者也今之樞府是已臣愚以謂當廢去樞府併歸中書除補武臣悉出宰相軍旅之事各責其帥合文武於一道歸將相於一職

復兵農於一民此堯舜之舉也今王安石居宰輔之重朝廷有所建置於天下特牽於樞府而不預則臣恐陛下任安石者蓋不專矣自李評罷去天下有志之士咸相欣慶願陛下以古語為朝夕警戒早因此時推崇尊德樂道之義疏奏上甚不悅他日謂安石曰逢原必輕俊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見所上書欲併樞密院廢募兵安石曰人才難得如逢原亦且曉事可試用也

郭逢原書墨本附六月二十六日甲戌然李評罷去乃七月二十一日戊戌此時未也朱本削去逢原書蓋為王安

石諱今復存之移入七月逹原輕
俊見閏七月十四日日録今附此

廢揚州廣陵縣入江都